

中东欧国家周报

【波黑社会周报】

萨拉热窝马路杀手：充满危险的街道

Faruk Borić

(2022年2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Feng Zhongping



【波黑】萨拉热窝马路杀手：充满危险的街道

概况

最近，波黑一位著名导演的儿子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重伤，这一事件让人们重新关注到萨拉热窝街头的乱象，这种乱象主要是由战后转型而产生的假精英阶层领导所导致的。这次事故再次显示出了司法、警察机构行动迟缓、效率低下的弱点。在萨拉热窝市中心，因司机超速驾驶引起的交通事故，激起了公众愤怒，尤为令人气愤的是，这些严重违反交通规则的人没有被终身剥夺驾驶权。可以预见的是，城市道路公共安全问题，将成为萨拉热窝州即将举行的竞选活动的主要辩论议题之一。

引言

2月11日星期五晚上9点左右，新闻门户网站又发布了一条发生在萨拉热窝街头、近几年常见的新闻，即市中心一条较宽的街道上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根据新闻报道，一辆豪车的司机在城市道路上超速行驶，撞上了一名未成年行人¹。近年来，波黑首都的居民几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偶尔会出现的新闻。

¹ Sarajevo: Porsche driver hits boy on Drvenija, police block street. <https://www.klix.ba/vijesti/crna-hronika/sarajevo-vozac-porschea-udario-djecaka-na-drveniji-policija-blokirala-ulicu/220211146>

强烈的象征意义

前述案例充满了象征意义，以至于它可以被写进有关当前萨拉热窝城市安全治理问题的“教科书”中。这名被撞的未成年男孩是丹尼斯·塔诺维奇（Danis Tanović）的儿子。丹尼斯·塔诺维奇是波黑著名的电影艺术家之一，也是 2002 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无人之地》（No Man's Land）的导演。十多年前，塔诺维奇和他的大家庭从巴黎搬到了萨拉热窝。在这些年里，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成立了“我们的党”（Naša stranka，缩写 NS），并通过这个政党展开了一场与执政的民族政党的激进斗争。然而，后来塔诺维奇很快退出了政治舞台，为此，他解释说这是为了专注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塔诺维奇在社交网络上仍然相对活跃，他有时也会在社交网络上评论波黑社会政治事件。

撞上塔诺维奇儿子的司机也是一名“公众人物”。肇事者本杰明·斯帕霍维奇（Benjamin Spahović）是真人秀“情侣”（Couples）的参演者。此前媒体还报道了 2019 年他在萨拉热窝郊区进行武装抢劫后，警方对其全力追捕的新闻，斯帕霍维奇因抢劫案一年前刚出狱。而且，萨拉热窝内政部（MUP KS）表示，斯帕霍维奇因未支付交通罚款欠下了 4920 可兑换马克的债务。2015 年至 2022 年间，他犯下 72 项罪行（不包括 2019 年到 2020 年，当时他正因

上述抢劫案在服刑)。这次事故发生时，他超速行驶了 20 多公里²。萨拉热窝以及整个波黑愤怒的民众，实时关注着年轻的塔诺维奇的伤情。他的父亲一直在社交网络上分享最新消息，并被新闻媒体转载。事故发生八天后，小塔诺维奇终于从昏迷中醒来，所幸的是，这次事故并没有造成致命的后果³。

这类事故在萨拉热窝街头并不鲜见。萨拉热窝街头发生的致命交通事故和其他犯罪事件多次引发民间抗议。萨拉热窝州当局被要求为这些事故（事件）负责，相关负责人经常被公众要求引咎辞职。波黑公民经常对首都糟糕的治安局势提出抗议，而警察、检察官和司法部门的行动，显然无法满足公众的要求。早在 2014 年，萨拉热窝的一个市镇（四个市镇之一）就发生了一起至今尚未了结的案件。26 岁的哈瓦·多瓦扎伊贾·什尔吉维奇（Hava Dovađija Šljivić）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在过街斑马线处被一辆小轿车撞到，该车司机为塞米尔·拉斯托德为（Semir Rastoder）。该区域限速为每小时 60 公里，拉斯托德的行驶速度达到了每小时 103 公里。2015 年，萨拉热窝州法院判处拉斯托德 5 年零 5 个月的有期徒刑和 3 年的驾驶禁令，但 2019 年波黑穆克联邦最高法院以“因违反刑事诉讼

² Who is Benjamin Spahović who hit a teenager with a Porsche last night. <https://avaz.ba/vijesti/crna-hronika/716876/ko-je-benjamin-spahovic-koji-je-sinoc-porscheom-udario-tinejdzera>

³ Danis Tanović: Orhan opened his eyes. <https://avaz.ba/vijesti/bih/718724/danis-tanovic-orhan-je-otvorio-oci>

程序”为由推翻了此前的判决，并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与此同时，拉斯托德并没有在监狱里待过一天。通过公民抗议和请愿活动为案件审判施加的社会压力，也没有产生任何结果⁴。

2015 年，在萨拉热窝市中心波黑总统府大楼对面，20 岁的克里姆·穆泽莱特（Kerim Mudželet）在近午夜时分高速行驶，汽车失去控制，撞上了附近的电车站，26 岁的塞尔维亚人耶莱娜·奥普里契奇（Jelena Opričić）和她的朋友——31 岁的德国人约格·艾斯特菲尔德（Jorg Eistfeld Reschke），正在该车站等待公共交通工具。在这场事故中耶莱娜身亡，约格身受重伤。2016 年，萨拉热窝州法院判处穆泽莱特 8 年有期徒刑和 3 年的驾驶禁令。两年后，法院发布了最终判决，将刑期减至七年。由于最终判决是在一审判决两年后才做出的，期间穆泽莱特并没有入狱服刑⁵。

2016 年 10 月 10 日，塞尔玛·阿吉奇（Selma Agić）和伊迪塔·马尔科奇（Edita Malkoč）（二人系萨拉热窝哲学学院的心理学专业学生），在离该校教学楼不远的一处人行横道上发生交通事故。肇事者萨津·赛菲奇（Sanjin

⁴ Seven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Have Šljivić-Dovadžija, the trial of the accused is still ongoing.

<https://akos.ba/sedam-godina-od-pogibije-have-sljivic-dovadzija-sudenje-optuzenom-jos-uvijek-traje/>

⁵ Kerim Mudželet was sentenced to 7 years in prison, the father of the victim Jelena got sick in the courtroom.

<https://radiosarajevo.ba/vijesti/bosna-i-hercegovina/kerim-mudzelet-osuden-na-7-godina-zatvora-ocu-stradale-jelene-pozlilo-u-sudnici/319156>

Sefić) 开着他父亲的小轿车闯红灯，以每小时 105 公里的速度撞上了二人，事故发生后他逃离了现场。塞尔玛当场死亡，伊迪塔后来在萨拉热窝大学临床中心急诊科抢救无效死亡。哲学院大楼位于波黑部长理事会大楼和波黑议会大楼附近，矗立于萨拉热窝主要道路旁边。赛菲奇利用警方反应迟缓的机会逃离波黑，但是两天后，他在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诺维萨德 (Novi Sad) 被捕，并于 2017 年 1 月 9 日被引渡回波黑。在公众压力下，萨拉热窝州内政部专员瓦希德·奥西奇 (Vahid Ćosić) 主动辞职，并在学院的院子里为遇害学生竖起了一座纪念碑。2018 年，萨津·赛菲奇一审被判处危害公共交通安全、未能向交通事故中受伤的人提供帮助的重罪。他被判处 14 年零 6 个月的监禁，波黑穆克联邦最高法院二审作了改判，赛菲奇被判处了 17 年零 6 个月的监禁⁶。

泽尼卡·多博伊州 (ZDK) 内政部前专员塞米尔·什乌特 (Semir Šut) 在社交网络上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这篇文章很少有媒体发布。这位专家批判性地回顾了已经发生的相关案例，指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累犯”仍然逍遥法外，并且仍然可以开车上路。他发现造成这类交通事故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肇事者疏忽、傲慢、缺乏交通安全意

⁶ Sanjin Sefic got 17 and a half years in prison for killing Selma Agić and Edita Malkoč.
<https://avaz.ba/vijesti/crna-hronika/555766/sanjinu-seficu-17-i-po-godina-zatvora-jer-je-vozilom-usmrtio-selmu-agic-i-editu-malkoc>

识、心态不成熟、社会对这类现象缺少足够批判、对某些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太弱等原因造成的。他强调，应考虑到民主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法制的稳定。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什乌特提议对经常和严重违法者永久没收车辆，其法律依据是《波黑穆克联邦轻罪法》和《波黑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波黑穆克联邦轻罪法》规定了可通过剥夺自由，来作为支付罚款的担保，但迄今为止，尚未在实践中得到实施⁷。

结语

行走在波黑首都街头的人命多么“廉价”，这听起来几乎是个笑话。本文只列举了几个激怒公众并产生了一些短期影响的案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由于司法、行政部门的行动迟缓（不合理的冗长程序和温和的制裁措施），也因为缺乏系统性解决方案，并且仍未看到出台解决方案的“曙光”。波黑战后转型导致了价值体系的瓦解，不仅产生了腐败，也产生了一个富裕的特权阶层，他们觉得法律和规则不适用于他们。在萨拉热窝乃至整个波黑，以权谋私和行贿是日常“文化”的一部分。转型后产生的特权阶层拥有豪车，他们发现了法律中的漏洞，并利

⁷ Semir Šut, former Commissioner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the ZDK: Prayer for Orhan Tanović or a call to action from all authorities. <https://avaz.ba/vijesti/bih/718384/semir-sut-bivsi-komesar-mup-a-zdk-molitva-za-orhana-tanovica-ili-poziv-na-djelovanje-svih-nadleznih>

用漏洞逃避惩罚。像塞米尔·什乌特这样提供具体解决方案的专家，代表了公众的呼声。可以预计，萨拉热窝州的交通安全等问题，将成为今年选举中，各政治派别辩论的焦点。

（作者：Faruk Borić；翻译：符蝶；校对：马金星；签发：陈新）